

# 卷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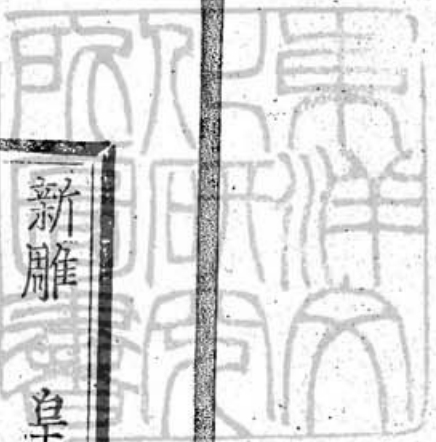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四

德量智識

王文正

一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  
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  
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  
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  
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  
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答之公曰某處  
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  
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弟緩之使師德知聊  
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皇朝類苑卷第十四

二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愴惶入白公  
卧不荅夜入對 上曰臣寮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  
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正小人一時醉歐若斬之是禁  
人飲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  
歸京府繫治後府申覆公曰若初輕斷亦恐縱人今  
需大赦可赦之矣

三

公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  
憇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稱贊公榮遇之盛公曰但  
覺愧仄不自安矣

四

臣寮上言諸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上令遍訪之了

無一人其言者自有數輩 上以示曰是明人謗卿  
也公曰臣爲宰相或令百司補署吏人不爲過也臣  
親舊亦多恐假以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不妄  
終不自辨

五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特  
以聞 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不非便公  
見之拜於 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  
密吏惶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止逐  
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  
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  
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  
得許大度量公不荅銓司申舉乞罷選人過堂公曰

此唐朝典故但宰相不舉職廢為冗事且當存之仲尼所謂我愛其禮也

六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當大用蘇公云臣見同年王某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公知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已薨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至則公出拜叙同年之契嘗語薛氏曰使女子在夫人之左右乃報同年之知也已上見名臣遺事

王冀公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荅許之因識其名滿入見擢為朝官

李允則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展雄州城乃置錄器五百兩於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迫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日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慙不敢止也並凍水能開

燕龍圖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  
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鑼忽脫公帳然以問諸匠皆  
莫知所為燕請以鑼脚為鑼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  
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  
州郡往往有之見廬陵居士集

張師正

英宗即位赦天下九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  
南所給緋帛皆故惡不堪既陳於庭中軍士睨之失  
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  
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為  
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為州  
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  
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

為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披胷示  
之羣校茫然自失遽聲喏受賜而去東軒筆錄

魏丕

魏丕作坊使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造  
至千步求規於信信令懸弩于架以重墜其兩端弩  
勢圓取所墜之物較之但於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  
弩則自可千步矣如其製造果不差韓魏王別錄

寇萊公

一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  
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羣官宴飲驛吏  
言狀萊公遣羣官出逆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又  
不之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皇恐不知所

皇朝卷十四  
四  
為萊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  
借綠衫著之短纜至膝拜受勅於庭外堦復宴飲至  
暮而罷

二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誼  
諱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  
矣虜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  
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緡二十萬  
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  
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  
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將斬汝利  
用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

相  
士安迎於半道既而至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

王化基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其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  
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  
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鄰  
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  
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  
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

王濟張稷

景德初契丹寇澶淵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  
去浮橋舟舩皆又泊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  
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

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  
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不撤乃復修之  
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爲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  
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張稷亦  
以此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張乖崖

一

乖崖公鎮蜀時主帥平賊如風悖草亂又不寧息公  
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告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  
送賊二十餘人請公治之公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  
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本順脅民爲賊  
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爲民用固邦本

二

主帥帳下寵一虞候卒頗恃勢嚇民暴取財物皆吞  
聲與之因民有訴其強奪者彼知公怒乃縋東城夜  
遯公差衙校往捕之約曰爾於擒得處則渾衣撲入  
井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恟恟知彼已投井故  
浮議杜絕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三

川界旣安兵未凱旋頗有驕色食必肥鮮衣必華煥  
而妻子是戀公慮其抽迴日有顧望心遂密奏乞差  
上前心腹近臣可以彈壓得主帥者分其權勢然後  
抽兵即無虞矣尋詔崇儀副使入內內侍押班衛紹  
欽充同西川捉賊招安使衛風儀峻整詞氣讜直折  
衝行事帥不能違幕下軍吏悉皆畏憚遂旋抽兵赴

闕一無顧戀者改元至道春二月衛入覲奏劔門部  
署上官正守關有功遂詔授峯州團練使充西川招  
安使替主帥歸京公與上官氣義相得謀無不臧由  
是川界路無拾遺矣公乃作悼蜀詩四十韻見本  
集

四

平李順賊明年有廣武指揮劉旰者自懷安軍劫巡  
檢使率衆叛全帶衣甲衝破漢州西往彭州路去公  
曰可也日與上官正及僚屬往大慈寺奕碁偶射民  
間憂喜相半不知其由公料賊經求康軍將至蜀州  
謂上官曰可出兵擊之公如不行吾則親往上官請  
行公約曰此去新津抵方井必遇賊彼疲我銳擊之  
必剋翌日至方井果與賊相遇掩殺殆盡上官凱旋

公迎之歡騰盡日或謂公曰賊襲破數郡不遂之何  
也公曰彼賊勢方盛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兩川  
震驚若襲之與鬪必彼勇而我怯曷若俟其氣衰擊  
之則勢如破竹

五

討劉旰兵士迴有以帶賊首級而來欲謀爲戰功者  
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  
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果神明矣當  
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  
營切要將理公曰豈若是邪遂遣令悉擡舁來旣至  
公先錄中傷兵士功以其帶首級來者次之是時軍  
情仰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公先於廳前分絜錢綸  
充卸甲例物公遂出迎上官醺于衙署引甲士坐於



東西廂勞之曰喜汝等殺賊勝迴各各卸下衣甲領取例物歸營去衆皆肩抱錢絹歡躍盈衢百姓不限親踈迎之相賀

六

景德中虜寇犯邊河朔州郡多懼其毒董兵之將深溝高壘以自固未有議其出者時有一班行李居正避廟諱者摧征賦于一鎮疾其凶橫若是哀其老幼無辜鳩集市人召募丁壯出其不意邀以擊之奪其老幼婦人援送其家有位者雖壯其勇無與議其功者公時判三班院聞其名而不識其面乃嗟稱曰下位中有如此者而不預旌賞何以勸士大夫邪於是錄其狀跡條奏以聞特與遷官仍充閤門祇候既而不使知之李承恩之後夙夜念之莫知其由有人謂

之曰所舉者乃張尚書也因詣謝之不得見闔者通榜子得字數行云公臨陣勇臨財賡臨事勤臨民仁加之畏慎此報國之大効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感佩感佩李旣得之愈勝一見捧玩珮服弗離于懷李一旦摧利有剽摠計李侍郎士衡詢其履歷李以前事對侍郎嗟嘆久之曰古人弗及也因命立石于三司廡下以備史之闕文

七

李昉若疴旣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八

公視事退屏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

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必心極幽蕙使之然爾故憫之

九

張邳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邳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護趙濟畏之龍圖邳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于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以上並見忠定公語錄

文潞公

一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公

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宴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二

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於是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間闕必皆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旣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膺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

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廟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東軒筆錄

### 韓魏公

一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元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荅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九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頽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

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 二

孫和甫嘉祐治平間在中書編排文字嘗言公嘗論昭陵未復土 哲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於前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半日不來

### 三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喻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  
闡之亟遣人賈書與潞公勉之云 主上倚重之厚  
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  
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  
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  
可及須求之古人 已上見魏王語錄

五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  
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  
平如道尋常事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  
則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非某能  
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

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  
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  
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  
以為介也

六

吳長文子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  
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  
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  
璟罪敗皆如其言

七

定州西北近邊山林舊禁斬伐其後楊懷敏建言并  
以近裏淺山耕藝之地槩行禁止督州縣自括河北  
巡邏日益嚴犯者輒致于法邊人或徙居失業公乃

遣官行視去北境尚五六十里足為防蔽別定禁地  
揭榜諭之非今所禁者縱民採伐由是得地六百餘  
里莫不感悅

八

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  
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  
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  
即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悅有垂涕者並見韓魏王別  
錄

### 王沂公

一

王沂公當軸以重厚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又次  
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肅簡公深知

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  
未識為解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  
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  
日中書復議魯曰無以易張向已為公言之矣沂公  
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為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  
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  
自養見澠水燕談

二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  
題一兩句者人者以為榮某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  
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  
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  
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



東洋  
圖書印

狄武襄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  
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  
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  
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  
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並韓魏王別錄

范文正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  
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獨謂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為諫  
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  
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  
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

其言而罷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四